

離開啞口仍是一路上坡，雲真的湧上來，密密地裹住我們，山是古老的山，樹一逕參天，而每一分秒，山色都在變幻，大關山隧道前是一道風口，也是整條南橫公路的最高點。雖仍有許多高高在上的山峯，但也可以望見一片山頭。突然覺得造物者的偉大，人類的渺小。如許坦誠的世界，怎會產生如許圓滑的人類？

男孩們惡習不改的喜歡在黑洞洞的隧道裡嚇人，我們卻希望走出隧道時，能看見男孩們臉上殷紅的“唇印”（也許還帶有新

鮮的血漬！）結果什麼都沒有，大關山隧道兀自在身後冷森森地守候著要吞噬來訪的山客。

天池的傍晚是疲累的，三十公里的路，讓走路變成一種機械運動，黃昏的迷濛不再吸引我們，取而代之的是對黑夜的恐懼，路標變成一種鼓舞，每繞過一個彎道，便期盼天池的踪影。天池終於由遠而近，我們走過的路在很遠的山邊盤旋，心底泛著一份征服的快樂。

天池是個很冷的地方，取之不盡的冷。

南橫之行已近尾聲，最後一天的行程自由而愉快，走路變成一種慾望，不走覺得奇怪。下午兩點半搭上興南客運的車，領教了獨一無二的開車技術（走南橫若沒搭這班車，終是憾事一椿）台南到了！似曾相識的一切叫我茫然，燈光閃得像天池的星星，只再不見熟悉的山影。

上了台中的火車，車行愈遠，我心裡空得愈厲害。不想告別，也沒有再次的期許，眷戀著的竟是心中那份酸楚和無奈，想問的是：落紅塵可還有跳脫的一天？



潛陶給

小楊

風吹雨霏，我在思古之幽情裏，等待亙古的登音，幻想你的音容，該是白鬚垂胸，一席長袍，仙風道骨？亦或葫蘆在手，赤足袒腹，褙帶飄然呢？倘使能躍過時空，與你採菊東籬下，或者由你跨過生命，陪我暢飲於案前，人生的歷程，該添上多少絢麗色彩？

我用矜持砌成堅固城垣，任憑白雲輕掃門前落葉，卻掃不去現實戳傷的痕跡。你是否體會過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」的滋味？在微醺中，我彷彿聽見有人輕叩門環。不是風雨，也不是你，那越來越急的敲門聲告訴我，他名叫世俗。我撫著心上的創痕，試想南山下的你，是否有錢沽酒？

風雨已停，敲擊聲也猝然而止，萬籟陷入寂寥，桌上成堆的蠟淚，伴著點點溼漉的痕跡，是酒漬，還是我的眼淚？一切竟落入靜寂，靜寂蝕咬我的心，這人間的棄兒何嘗不需要有人陪伴度過長夜，但絕不是世俗……唉！且彈一曲笙歌，在這靜謐的夜半。你沒來，也罷！否則千百年後的蕭索，怎堪環顧！淵明！淵明！我的琴弦已斷，酒已盡，陪伴的依舊是孤獨。